中共問題參考資料

——盟邦輿論之一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譯印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存

JUN 3 ...

2989
5476

中共問題參考資料

盟邦輿論之一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譯印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578-45392D

JUN 1 '53

目次

世界之命運繫諸中國……美國 伊斯曼 鮑威爾 著（一）

我們的盟邦中國……美國 裘達 著（一八）

魏德邁和中國……美國泰晤士週刊（三四）

中國：什麽是和平的代價……美國生活雜誌（三八）

美大使赫爾利聲明……（四九）

盟邦輿論拾零……（五五）

- 中共奪取軍備圖殺同胞……紐約時報（五九）
- 共黨堅持搗亂勢將失去世人同情……紐約太陽報（六〇）
- 毛澤東自陷錯誤……蘇格蘭人報（六一）
- 中共宣傳聯合政府祇是烟幕……紐約郵報（六一）
- 中共領袖一如軍閥作風……紐約時報（六二）

共黨破壞中國建立政府制度……倫敦泰晤士報（六三）
共黨與土匪搗亂華北……英國曼哲斯特衞報（六四）
中共志在分割中國……美國霍華德系報（六五）
共黨應負內戰之責……紐約太陽報（六五）
中共不惜犧牲中國阻滯世界建設……倫敦泰晤士報（六六）
中共所爲並非民主……紐約時報（六七）
唯有中央政府能使中國強大……美國俄勒岡報（六八）
肅清國務院中支持共黨的行動……美國費城詢問報（六九）

世界之命運繫諸中國

（讀者文摘——一九四五年六月）

原作者：M．伊斯曼
J．B．鮑威爾

【作者小言】對於關乎他們自己底國家利益在緊要關頭的時候，盟國的那些期刊雜誌是會毫不遲疑的發表眞率的意見的。舉個例子：譬如說，蘇聯官方底刊物對於美國政策，或某些美國人的批評，就非常嚴厲。所以假如我們底報紙或雜誌，——曾被認爲是世界上最自由不過的——不能够公正而大胆地說話時，我們便很難去保持其他聯合國家對我們的尊敬。尤其是對我們友邦中國的關係，一種正直底事實報道，和一種對我們（美國）政策底坦白的討論，是必需的。

中國在世界各國中好像一個巨人。它底土地是大過於整個歐洲，它底人口是佔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現在這個巨人是醒覺起來了，跟着日本與蘇聯底例子，他正在跨入工業時代。

因此，究竟中國將走向民主，抑極權底路徑的問題，可以說是在今日最大的一個政治問題了。無論在戰爭時期，抑和平時期，這個巨人底龐大的人力，對於決定世界底命

運總是有決定性的作用。

目前底中國是分裂成了三部份：滿洲及東部半壁（包括大部份海岸線）已被日本佔領；西北部距蘇聯邊界不遠一個區域，現在被中國共產黨把持着；其餘的部份，則仍在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政府統治下，受着各處絕對大部份中國人民底忠誠擁護。

蔣介石將軍是中國革命之父、及國民黨創始者——孫中山先生底繼承人。國民黨（人民的黨）所致力底目標有三：民族底平等，政治底民主，及民生底福利。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爲止，在這十年中，蔣介石將軍曾打倒了軍閥，粉碎了在莫斯科操縱下共產黨人奪取政權的企圖。除了他底軍隊曾把共產黨驅逐到那裏的一小塊區域外，在國民黨底領導下，實際上已完全統一了中國。人望和權力雖足以使他把自己造成一個持久的獨裁者，但蔣委員長却訂定了一個日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在那年七月間，日本開始向中國進攻；於是這個會議，便不得不被迫延遲。現在勝利在望，他於是又重新訂定了一個日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的誕辰。

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之前，共產黨與國民黨成立了統一陣線，幷誓願於 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抗日。但自德蘇協定訂立後，共產黨就漸漸冷淡下去，最後甚至否認了他們所作的諾言。他們並宣佈了他們的黨與紅軍底獨立，因爲他們是「革命者」而非「改革者」。他們現在有他們自己底政府，發行他們自己底貨幣，辦他們自己由黨統制着底

報紙，而壓抑其他一切的報紙。在最近，他們對 蔣委員長要產生一個民主國家底努力，甚至還宣佈了一種抵制的行動，在國民大會代表未選出前六個月，就詆謗它只不過是一個「奴隸會議」。這就是中國謀求民主化的現在情形。

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日本一定會被趕出中國，但我們却不敢確定大工業所在地的滿洲及華北是否會落入共產黨之手，而最後使這巨大的國家走向極權的路徑。我們美國人絕不能規避在此中的責任。因爲那一種社會制度將在中國獲勝的問題，就是和民主化的美國，還是極權式的蘇聯，那一種領導地位得勝的問題一樣。

美國造成勢力影響的方式，是文化的勸喻、繁榮的榜樣、熟練技術的援助、投資、及最重要的是軍事及經濟的供應。而蘇聯的武器，則是密謀式的組織，與黨所控制的宣傳，導向如何奪取政權、清除一切民主分子，甚至在必要時還來一個以「解放」爲名的軍事侵略。蘇聯拿不出和我們同等規模的資本，繁榮的榜樣，技術援助或供應品等。在處理國際問題上，假如我們能明白了解各種相關的力量，那上述種種就是我們必然獲勝的左券。

共產黨也深知此意。所以他們正盡力設法使我們認不清這些力量，潮水一般的書籍、文章、評論、新聞報道、講演、及無線電廣播，正湧進我們的國家。它們底唯一目的無非是想擾亂我們的輿論，使我們不能明瞭中國局勢的眞相。此等加諸我們身上的欺騙，主要的論據約有四點：每點都是差不多的虛妄，而所懷的目的却都是在想勸誘我們拋

棄那四萬五千萬人民，而使之置於來自蘇聯的極權政治的影響之下。

詭計之一——「蘇聯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因此中國毫無顧慮的應置於蘇聯勢力之下。」

溫文・拉鐵摩爾（譯者註：即前委員長高級顧問）恐怕是這種錯誤觀念的最巧妙的宣揚者了。拉鐵摩爾先生讚揚史達林在一九三六——三九年藉以得到獨裁地位底「莫斯科大審記」及「清黨運動」的效果，（譯者按：二者均為史達林翦滅異己的手段）而譽之為「民主的勝利」。他現在有一本叫做「亞洲問題的解決」一書中，正設法想促使我們的政府，放心接受那些正在中亞推行的「蘇維埃式的民主制度」。所以該書的發行人在他那本書面上寫道：

「作者（指拉鐵摩爾）在此書中，說明亞洲各民族對真正民主的實施上，例如在蘇聯境內所推行的方式所發生的興趣，遠勝於與那種殘暴的帝國主義為伴的安格魯薩克遜式的漂亮的民主理論。」

這套欺騙的玩意兒，是發端於一九三六年的莫斯科。那時一個新的憲法，正充滿了我們人權宣言中漂亮的詞句，因此他可以比我們的憲法顯得更民主一些。但是代替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相反的，他却把俄國共產黨的獨裁變成合乎法律了（根據該憲法第一

二六條）。史達林他自己就當蘇維埃最高會議批准這憲法草案時，坦白地說過：

「我必須承認這新憲法草案，實際上祇使勞工階級的獨裁政權具有了權力，并不變地保持了共產黨現有的領導地位。在蘇維埃聯邦內只有一個黨可以存在，這個黨就是共產黨。」（眞理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依這個憲法，在一九三七年及一九三八年所舉行的「選舉」中，每票上只有一個候選人底名字（按：即指史達林）。他是黨所推崇的，而這「投票」也只是人民承認黨的推選而已。這種花樣并未重複來過，但即使再來一次也會毫無區別。這個憲法不過是獨裁的面具，假如有誰敢對這件事實有異言，那麽，他不被槍斃，也會被送到集中營去。整個的西伯利亞區域，現在都給這些集中營佔滿了。在這些集中營中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的俄國人，正在苦役中慢慢地消磨他們的生命。倘若中國人能夠看到的話，那麽這就是他們「在蘇聯境內」能夠看到的「民主的實施」。但極權主義的國家又豈肯允許人家來看它？

那末首先，假如我們對中國的政策是聰明的話，我們必須對這件事實有種堅定的看法。這件事實史達林曾經坦白地承認過，羅斯福總統也有力地聲明過，就是「蘇聯是個獨裁國家，正如世界上其他獨裁國家一樣。」

倘若這種獨裁政體的觸鬚讓它伸展到中國來的話，那末整個亞洲的民主目標可以說是完結了。極明顯的，這些觸鬚不需要包括入侵的蘇聯軍隊，只要那些現在正向蘇聯聯絡并獲取莫斯科指導的本國共產黨便夠了。當這些共產黨人能夠攫取一個邊境的省份而

統治時，莫斯科的獨裁者以及它底「遊客們」便會叫它做一個「友邦政府」了。利用這些為共黨所把持的「友邦政府」——不必藉公然的軍事佔領——俄國人的力量及極權主義的專制，就這樣地由蘇聯境內傳佈出去，在亞洲跟歐洲一樣。

對於那些不能公認這第一種欺騙論點的人，我們還有另外一條。我們得引用哈里遜•福爾曼所著最近出版的「紅色中國素描」（譯者註：福係紐約論壇報駐渝記者曾參加延安參觀團）裏面的話。

詭計之二——「中國的共產黨人并不是共產黨人——照俄國這名詞的定義上說起來他們不是。因為我看不出他們同蘇聯有什麼具體的關係。」

福爾曼這些意見無疑是受了鼎鼎大名左傾的記者愛德嘉•史諾的影響，因為史諾曾經說過：「中國的共產黨人及其領袖毛澤東是「在數年前曾否認過有任何於最近將在中國樹立共產主義的企圖。」

要想揭開這個詭計，你只要跑到紐約第十三號街的每日工人書店，花二角五分錢買一本毛澤東著的「中國新民主」（一九四一年版），上面還有伊耳•伯勞的序言，讀它一遍便可曉得。你將知道這位「中國的列寧」是怎樣一個虔誠的、正統的、和唯命是從的「馬•列•斯主義」信徒，對於蘇聯和共黨世界革命是無條件擁護的。

下面是從他書中摘出的幾段：

「全世界現在端賴共產主義方能有救，中國也同樣需要它。

我們決不能脫離蘇聯的援助，同時與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及德國的無產階級反資主義鬥爭的勝利也是不可分的。

不管你信奉什麼人，但假如你是反共的，那你就是賣國賊！」

毛氏更解釋得很文雅說，中國的共產主義有二階段：第一、就是現在的時期，所謂「新民主」的階級，這個階段僅不過是第二階段的準備時期而已。所謂第二階段，便是「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蘇維埃型的集體主義」。毛氏主張排除那些不能理解的人們，而堅決主張「第二階段必須與第一階段緊密連繫，決不可容許有資本主義式的獨裁政治插足其間」。（所謂「資本主義式獨裁政治」一語，毛氏即指我們所熟悉的民主政治而言。）

這與愛德嘉•史諾所斷言的「中國共產黨曾否認有於最近將來在中國樹立共產主義的企圖」相距何遠?!

史諾又曾言：「自共產國際解散後，即與中國共產黨無若何直接之接觸」，但事實上毛澤東是自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三年解散後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中國籍三委員之一。在俄國共產黨最高會議最近開的一次會議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曾有一番熱烈的報告，并且祝賀他「在內戰及民族戰爭之火中鍛鍊成功」及「建立了一個蘇維埃政權」。毛澤東則送這蘇維埃最高會議以「熱烈的布爾什維克的歡呼」而頌揚俄國的蘇維埃制度，

幷以「史達林同志萬歲」爲結語。

中國的共產黨是莫斯科以及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寵物，他們的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在莫斯科擧行的。他們所有的策略，甚至所謂「整風派」，也都是按照克里姆林宮的命令執行的。只要稍微看一看莫斯科的那些黨報，便足以證明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一直至爲關切。極明顯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紅軍以及在其邊境建立一個獨立國家（這個國家的領袖說：「我們同蘇聯是不可分的！」）的成就，是會加強蘇聯領袖們的關注的。

現在可以把這詭計的記載說得完全一點：在毛氏的譯本中，伊耳·伯勞是把有些章節或字句省略了。假如那些東西在美國印出來的話，那麽他那套以民主的愛國者爲名義，而實際不過是想把他那些幫手們弄到有權有勢的地位的把戲，便完全要揭穿了。

在中文原本中，毛氏是直爽地贊成無產階級獨裁的，幷解釋過：即使像英國或美國那樣的民主也不過是「資本主義者的獨裁政治」；而這種政治已經變成或將要變成「資本主義者的有血腥味的軍事獨裁」；在瀕臨末日之時，他們已變成了帝國主義者，卽將被嶄新的蘇維埃式社會主義共和國、無產階級的獨裁所代替。他又說：在這方面，東方的帝國主義者（指日本）與西方那樣狗養的帝國主義者是毫無區別的。這些全都是毛澤東正統的共產主義者的態度，但是它們在美國的版本上節略了。

中國共產黨是有相當誠實的。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它曾經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來接受美國在中國西北建立軍事基地的要求，不過却說：「我們是承繼馬克斯及恩克斯的正

統主義者，而馬恩主義卽是要求工農之階級革命，……故中國共產黨與美國之合作乃係暫時之策略……」云云，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共產黨人的宣傳謬論，當不攻自破了。

詭計之三——「中國共產黨人是與日本人打仗的，而中央軍則否。」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打日本人的程度，是打得只要能夠保持他們的邊區便足了，他們幷不需要打得日本人想來佔領他們的土地，再驅逐他們出去。這一點只要我們一看地圖便明白了。譬如說延安以東的前線，據共產黨人自己說，他們是駐有四十五萬軍隊在英勇地抵抗日軍，但其實僅是駐在那兒而已，自一九三八年日軍進抵至黃河時，便再沒有移動過。雖然日軍曾攻擊過某些區域，但實際上說得上打仗的都沒有。若干美國軍事觀察家咸信在若干前線，一定有一種事實的休戰協定存在，尤其是在供應日軍與南面中美軍隊作戰的鐵道沿線爲然。

祗要　蔣介石氏的國軍在什麼地方打仗，浴血英勇的戰爭記錄，多少年來一直在世界各報上揭載着。我們都知道一九三七年與一九三八年有名的戰役，在這些戰役中，蔣氏的最精銳的部隊與那些中國僅有的現代武器消耗殆盡。中國所接受到的外來援助，比之于租借法案下運至蘇聯的武器幾等九牛一毛，但中國軍隊仍舊打下去。去年在中國本

士作戰，傷亡人數至少有十萬，而在緬甸方面，重開史迪威公路打破封鎖的英勇軍隊，其傷亡人數至少也有八萬五千人。

中央軍底傷亡數目，比之於共產黨人說他們自己所受到的當達四倍以上。

慘痛的事實，是共黨一面雖有時和日本軍隊小有接觸，但這種接觸決不致於威脅日軍在南方和中央軍作戰的交通線。而另一面又對準着中央軍從事其「革命戰爭」。當戰爭開始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執委會曾聲明：「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因素是軍事力量，所以在抗戰階段中，我們必須儘可能的擴展我們的軍力，以作將來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的根據。」自珍珠港事變後，毛澤東自極願讓那些「狗養的西方帝國主義者」來了結日本，而讓他致力於「奪取革命的領導權」。

這樣我們再來看林語堂的話，便會不感覺詫異了。他說：「當共產黨人聲言他們殺了一個日本人時，他們至少已殺了五個中國人；當共產黨人聲言他們克復一個城鎮時，他們至少已自其他中國人手中奪取了五十個城鎮。」這也就解釋了美國會議員瓦特•裘達的話：就是在去年夏天日本軍隊從北方南犯時，經過共產黨自稱控制的地區約有四百哩至六百哩，都沒有受到阻擋而自由自在的經過了，數百列載着日本兵及供應品的火車，沒有一輛翻車。（明尼蘇達州的裘達議員曾於中國教會醫院中服務達十年之久，曾親眼看到過共產黨，去年九月十月間又曾再度至中國。）

當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過程，按照公佈之程序，一步步進行時，哈爾遜•福爾曼曾說

過下列幾件「神話」；而且這些神話又被史諾在評論他的書時鄭重地引用過：

「戰爭七年以來，中共與日軍交戰九萬二千次，斬傷敵軍一百一十萬人，俘敵十五萬人；在同一期間，中共軍傷亡四十萬人。」

七年中九萬二千次仗，是每天打卅六仗，或是每隔四十分鐘便要打一次仗。在這些戰役中，共產黨的軍隊雖然大部份僅只有土槍、地雷、或任何一切能拿得到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可是依此推算，他們擊潰敵人的數目，差不多一點鐘廿個，或每隔三分鐘便要打死一個人！——這樣一來，在這長長的七年中，恐怕他們不分晝夜，連吃飯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同這些天神般的成就相比時，那我們的海軍陸戰隊在搭拉瓦島，或瓜達康納爾島(編者按：兩島均在太平洋中澳洲以北，美軍曾苦戰於斯)所打的仗，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差得不知多遠了。

我們很懷疑，在這以前是否也有人一本正經地向美國人說過比這還更稀奇的神話。但我們得重複一句：你想揭破它，那麼你只要看看那些文件，與用用你的腦筋便行了！

詭計之四——「蔣委員長是個法西斯主義者，而他的極權政治是正阻止着共產黨人來建立民主主義。」

共產黨人想建立些什麼樣的「民主政治」？從他們的領袖那裏，我們聽到：是一個「

蘇維埃型式的無產階級獨裁」。不但蔣介石氏，卽使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反對這種獨裁，那麽便會被罵作「法西斯」。自希特勒與史達林毀約後，這句話已成爲共產黨人拖人下水的唯一策略了。

誠然，蔣氏所掌握的政權不是民主的。這因爲他在一九二六年負起大任時，國民黨內諸領袖的意思，認爲是只有一個軍事上絕對權力的人，才能獲得中國的獨立與統一；在這點未達到前，中國再也不能夠產生一個民主的共和國的。（這得謝謝共產黨與謝謝外國侵略者及軍閥一樣。）不管他們對不對，可是我們確信：假如沒有共產黨人和他們那種對莫斯科的奴顏婢膝，蔣氏早就把中國弄得統一和獨立了。但他現在正向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走去！

蔣氏有一次對赫爾利大使說：「假如我變成了獨裁者的話，那麽像世界上一切獨裁者的下場一樣，在我死去四十八小時以內，我便會被世人遺忘了。但假如我是誠心誠意的還政與民，我將會被人當作中國的華盛頓般紀念着我。你想我的選擇還有什麽疑問嗎？」

在三月中，蔣氏對憲政協進會的一篇規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的演說，是非常發人深省與使人感動的：

「自實施憲政之日起，各政黨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政府前經向中共宣示，祇須共產黨願將其軍隊及地方政府的組織交歸政府，卽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此項宣示，仍為有效。……

「本席對於抗戰的勝利，與吾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均甚樂觀……」

拿　蔣主席的演詞，與毛澤東所擬定走向無產階級獨裁的一步步的計劃一比，任何人都會看到這二者之中那一個是眞正向民主的大道上邁進。在抗戰期中，蔣氏始終允許共產黨的報紙——新華日報在重慶出版，但毛澤東甚至連一個國民黨的記者或無黨派的記者，都不准進入延安。在　蔣委員長這裏，固然有着嚴厲的新聞檢查，可是在毛澤東那裏是根本沒有一張自由報紙以供檢查，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利事情究竟是怎麼樣的存在了。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乃是無情的唯黨獨裁，雖然表面上還像蘇聯一樣外飾選舉儀式的幌子，可是實際上他們所統治的方法却是處決、清算、集中營。中國國民政府曾經列表，很詳細的載出自一九三九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中間，被共產黨當作「賣國賊與托派走狗」公開屠殺的人的名字、地點、時日及情形，在總數三四七五八人中，有二六八三四人是軍人，三〇六九個政府官吏，一三八七個國民黨工作人員，及其餘的老百姓。。此數尚未計及共產黨攻擊蔣氏麾下軍隊時被殺害的無數兵士。

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的中國，尚未達到民主的這件事實，使得共產黨這問題變得更危險。假如中國人民能知道自由是什麼，知道怎樣保持他，那麼他們便會少些受極權政治的流毒。但他們除了知道軍閥們的專橫統制，與後來國民黨爲統一中國而強制實行的

手段外，他們使一無所知，所以他們現在正如沙皇時代的俄國農民一樣，很可能一樣容易的受到這種流毒。他們現在正在十字路口徘徊着——一條路是毛澤東與共產黨所指示的走向像俄國般的極權國家；而另一條是 蔣委員長和國民黨所指示的走上像美國般的民主政治。這就解釋了爲什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甚至親蘇的記者們也承認，願意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爭取更多的自由，而不願在共產黨那邊的緣故。

蔣委員長需要的是我們對他政治的諒解、技術的援助、貸款、投資、軍火及供應，以協助其實現憲治政體，而使中國民主化。現時於上述各項中最重要的二點乃是諒解與供應。關於供應，最近我們國務院已決定儘力給予 蔣委員長而非共產黨了。這使有識之士都感覺欣慰。但我們還需要諒解。

向一個反共產黨的政府要求它與共產黨合作，這就是一種沒有諒解的表示。假如美國的外交政策竟是基於這個錯誤上的話，那末不但從民主政治觀點上看，或是從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上看，這都是一種嚴重的失策。讓你自己處於 蔣委員長的地位想想吧！你會知道這是爲什麽緣故？ 蔣委員長曾經與共產黨的陰謀血戰二十年。他的權力是從一九二七年使中國能免於共產黨的革命而來。他洞悉中國共產黨，他深知只要史達林一句話——世界上任何話都不行——便能夠產生許多批評言論焦急的催促他解決「統一」問題。

中國的禮貌，可以容忍許多的刺激，但中國人的愛國觀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超過了這限度再也不行。可是我們現在却催促逼使蔣氏去完成一個不可能達到的「統一」，這

種意思只徒然激怒中國的愛國者罷了。這件事情的原來動機，大概是在開羅會議的時候羅斯福與邱吉爾保證在戰後將東三省交還中國；但倘若統一問題無結果，則前述之交還很可能解釋爲將東三省交還給由史達林壓制下的延安共產黨政府。

紐約時報報導一度流傳於華盛頓的一些謠言，謂史達林已被允倘若在對日戰爭中能加以助力，則他可以在東三省有行動的自由，而別人不加干涉。但其實史達林是決不會要求在滿洲有什麼權利的，因爲他的擴張權力的手腕不會如此傻的。史達林倘若要在東三省建立他的權威的話，他只需要一個「友好的政府」，便是毛澤東的紅軍迅速開到那裏，然後再跟着準備好一個傀儡國家。我們對這些動作容忍的結果那便是出賣了 蔣委員長，也就是破壞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希望，破壞了在亞洲建立一個堅強的獨立的美國盟邦的希望。

蔣委員長對西方諸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誠意，於爭回東三省的長期戰爭中，是矢久不渝的。這種誠意曾使他容忍了我們將作戰物資無限制的輸入日本；容忍了我們「擊敗希特勒第一」的政策因之使日本得到了緬甸與馬來亞，而封鎖了中國，延長了中國人民無止境的痛苦；容忍了史迪威事件，又容忍了最近在美國報紙上由共產黨所挑起的對中國的誹謗；它甚至容忍了我們那種想使他與那作戰的武裝革命者「聯合」的愚蠢要求。但他將決不容忍我們將中國最富庶的土地經過了國內革命者的手而交給了史達林，爲了這片土地，他們打了這麼許多年的仗！

因為蔣委員長對西方制度的堅信，他屹立着和磐石那樣，和他黨內主張與蘇聯修好以反對他與美國的密切友誼者相對峙。但如果我們顯然的企圖以華北為犧牲，藉以獲得蘇聯在戰爭中的助力，那麼，蔣委員長難道再能夠抵抗他週圍的壓力嗎？他將用什麼話來答復那些主張假如要有問題，應由中國與蘇聯自行解決，而不必由美國來取得這特權的愛國者們的詢問？

只有共產黨人與其幫手們才能放出種種煙幕，使我們對這麼重大的問題熟視無睹，對我們自己及全世界的民主政治的傳統漠忽過去！

這些傾向共產黨的人物在東歐大大的成功後，正在亞洲玩那同樣的把戲，譬如在南斯拉夫就是個好例子。邱吉爾首相在他那「誰要想殺德國人的就武裝誰」的原則下，送了軍火與供應品給叛亂的狄托，——共產國際的老份子及莫斯科的代理人！使他除了殺德國人外，又來挑起內戰，反對正式由米哈羅維支將軍領導下的政府。（譯者按：米氏係南國前總理）米氏也在殺德國人，但可惜他沒有莫斯科作後台老板，也沒宣傳機構來傳播淆亂視聽的謊言，諸如說：「蘇聯是一個民主國家」，「狄托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狄托是在打德國人，而米哈羅維支則否」，和「米哈羅維支是個法西斯主義者」！

若非　蔣委員長有十八年國家首領的地位，那麼中國的情形恐怕也和南斯拉夫一樣。我們對下列的選擇是免不了的：或者我們面對這現實而對民主的成長加以助力，或者我們接受那一套謊言忍受極權主義的箝制。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比這更明白更單純的選擇

了。但這裏有個極大的區別，就是中國的幅員大小問題。假如把　蔣委員長出賣給中國的「狄托」，那麼給極權主義的巨人的不單像南國那樣僅僅是一千三百萬人民的小數目而已，將要消四萬五千萬的人民置於極權主義的統制之下。這樣龐大的人口，在政策上，與擁有二萬萬人口的蘇聯極權主義國家相結合，無疑的將威脅整個民主世界的希望。假如伊朗或印度再效仿中國，（他們差不多一定會如此的）那麼這就是說將有十萬萬的人民，在極權主義的統御下，形成一道堅固的石牆了。

面對着這種遠景，這似乎極明顯的：假如我們是聰明的民主主義者的話，我們必須放棄與共產黨在中國的宣傳與力量實行妥協的整個政策；倘若我們能對那些使我們美國去武裝救濟半個地球免於毀滅的自由制度，更清晰的表示出我們維護的誠意，或許蘇聯將更尊敬我們。倘若我們眞正信仰民主政治，那麼讓我們再有一個和平的但又是頭腦清晰、知識淵博、及意志堅決的行動，來促進全世界人類的民主生活方式，實踐那種信仰。

——完——

我們的盟邦中國

裘達原著

本文作者裘達Walter H. Judd，爲美國國會議員，曾在我國甚久。本文係今年三月十五日在美衆院之演辭，發表後美各報競載內容，玆根據六月十八日出版之時代雜誌摘譯。

——譯者誌

我們這一次進入戰爭是從亞洲開始；將來美國若牽入另一個戰爭，一定也從亞洲開始。

美國人今天對一些事情模糊得正像對中國的觀察一樣。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三年中，我正走遍國內，向國人報告我前幾年在日軍佔領區中所目睹的事實；並且提醒國人注意日本政策和我們當時政策的危險性，大多數人却對我說：「日本有什麼值得顧慮呢！你眞是杞人憂天。中國根本是一個不能作戰的國家，日本連中國都打不了，他還能把我們怎麼樣？」

於是有一天早上，日本竟把我們打得慘敗，美國組國一百六十八年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我們醒來大吃一驚：「日本人眞厲害啊！他們能把我們打得這樣慘，中國怎能支

持四年之久，中國人一定也很厲害。」從此我們對中國人的估價，開始上升。

奢望與失望

接着蔣夫人到美國來，正投美國人所好，受到熱烈的歡迎，很少外國人提得上她，東方人更是不會有過。此後我們對中國人的估價，格外加高——太高了。一般美國人，（包括批評家與專欄作家在內）談起中國來，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毫無自私，獻身國家，為自由與國家的利益可以犧牲一切。我們在中國住過的人對這種過高的估計，非常担心；而中國政府負責的人們也深感不安。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也知道，不但中國情形不是這樣，無論任何國家眞實情形，也不會是這樣。這種過度的理想勢必導向過度的失望。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着這必然的反動。

一年前找不出足夠好的字眼來揄揚我中國盟友的人，今天竟找不出足夠壞的字眼來詆毀他。依照他們現在的話，所有中國人都是懶惰、光棍、騙子、專事破壞排外，缺乏效率，鬧政治黨派，只圖保全自己，不打日本，希望我們担任全部作戰責任等等。在這兩極端之間，究竟眞相如何呢？有許多人會來問我。可是我離開中國已有六年之久，為了使我的觀點，符合今日中國的實情，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新的考察，所以在去年秋冬之間，又特地重赴中國去看看。

我以教會醫院醫師的身份，在中國服務達十年之久，計在南京一年，在華南五年，華北四年，我能說中國話。這次回中國去曾和過去熟識的中國人（有和我曾同過事的醫生，我們所訓練的護士，曾來我國留學的校長、教授、學生、和商人等）談談，直到要離開中國的時候，才和中國政府高級官員晤面。我所接觸的都是中國人民，根據我的所見所聞，我想把中國現在的情形，向各位作一簡單報告。

險惡的環境

你們有人曾經遊歷過東方的，定能記得最初的印象，在那裏到處可以看到貧窮、擁擠、汚穢、疾病。你們第一個反應一定是：爲什麼這些人民能忍受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環境，而毫無希望呢？這是你們在平常情況之下看到的，是嗎？這已經夠了！經過將近八年的抗戰，情形還要壞哩！

在過去若干年中，關於中國的報導，都是在中國担任傳教師、教授、商人、或久駐中國的新聞記者們所寫的。他們欣賞中國的刺繡、磁器、文學和文化。他們也愛好中國人民的渾厚與友情。他們打算一直住在中國，所以只尋求中國的優點，他們慢慢領會了中國人早已了解的哲理——那就是所謂「出汙泥而不染」。

但是今天成千成萬在中國的美國人對中國文化並無興趣，他們並不是志願到中國去

的，他們不是被報館，便是被政府指派去的，他們常常看到不順眼的外表事物，所以對中國什麼事都是不滿意。其實我們美國在海外的士兵們，是什麼國家都不喜歡的，他們只喜歡美國，一天到晚，只想回國。他們寫信到家裏來談及中國的汚穢、殘酷、古老方法所謂虛文縟節等等，他們的父母讀到這些信，便以爲完全了解了中國，因爲他們的孩子約翰在那裏，他親眼看見的；他一定知道。

一般記者們也是一樣，他們去中國并不是出於自願。他們對於中國的看法，不是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而是根據西方文化的標準，他們把所有腐敗情形歸罪於今日的中國政府。事實上，今日中國的情形，不但不比戰前更壞，而且較前進步。

另一個事實常被人所忽視的，就是當中國被迫抗戰的時候，中國正在大革命的過程中。革命是件混亂而長期的事業，法國經八十年而結束其革命，美國革命後連內戰達九十年之久，一切始上軌道。你們還可以記得美國革命後一八一二年戰爭後期的情形：貪汚與黨爭如何橫行，軍隊效率的缺乏如何嚴重，內政如何腐敗，以致新英格蘭人民代表在哈得富爾開會決定退出聯邦，他們認爲要謀取國內的團結與政治的清明已經絕望。實則他們當時所遭遇的難題，和現在的中國比較起來，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不但內部困難重重，而且常受外力的干涉。一九一一年革命後僅四年，日本即提出二十一條欲使中國淪爲她的附庸；又隔四年，凡爾賽和約決定把山東省割予日本；一九二七年日本又一度侵入山東；一九三一年侵佔東北四省；此後六年中，一直是咄咄

逼人；到了一九三七年發動了全面的侵略。這是日本的一面。此外還有幾個國家常常干預中國內政，竭力阻止其統一與強盛。中國到今天還沒有完成革命大業，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統一的民主政府，那是很自然的一囘事。

失敗的病源

在革命所不可避免的困難中組織和團結人民，並建立新式政府外，中國現在正患着一種嚴重的病症，如邱吉爾所稱的「失敗的病症」。

珍珠港事變後，邱吉爾和羅斯福決定在歐洲處理德國和意大利時，在太平洋上暫取守勢，其基本戰略是集中力量先打倒希特勒。因此我們運到歐洲的物資達百分之九十八，而運往遠東的不滿百分之二，在這不滿百分之二的物資中中國所得到的不滿其中百分之十。直至數月以前，當我們開始考慮中國軍隊的重要而決定予以援助時，中國所得供應品，在我們輸出物資的總數中還是僅佔着百分之一中的五分之一。

我們西方盟國所下的決心在歐洲確已獲得光輝的勝利；然在亞洲顯然已引起慘痛的結果。我們如對歐洲的善果引以為榮；那末，對亞洲的惡果，也不能逃避其應負的責任。

戰爭開始幾個月後，中國就失掉了主要的鐵路，失掉了長江流域的控制，這條江在運輸上比我們的密士失必河還要重要。這些交通線的喪失使軍隊無法迅速調遣，糧食不能從豐富地區運至貧乏地區。

你們聽說中國士兵強取民間糧食，甚至於發生中國農民起而反抗軍隊的事件時，你們也許會想到：糧食取自百姓的軍隊成什麼軍隊？不能供養軍隊的國家，成什麼盟邦？可是你們沒有想到，中國的情形很特別，有些時候軍隊如不就地取糧，那就非餓死不可。我還可以提醒諸位，美國革命時也發生過同樣的情形，華盛頓的部下也曾就地取糧而遭受當地農民的鄙恨與反抗。

一、體質的病態——然而失敗的病源究竟何在？第一是體質的病態。去年秋天我看到許多中國士兵的氣色，使我大吃一驚，我過去在中國曾見過幾次大災荒，我以爲我所知道的營養不良的情形已經很夠。但是中國現在的情形比這還要壞得多，中國士兵如不好好調養六個月，不能希望他們有充分的元氣與精力去從事反攻。

我們美國人鬧營養不足，每天必須服一二粒維他命丸。我們平常的食物中維他命已經很多，但中國人民缺乏維他命，不知道已有若干年了，他們當然會感到精疲力盡，神志不清。他們身體裏充滿了瘧疾、肺病和痢疾等細菌，他們普遍地貧血，他們需要良好的糧食和醫藥。

二、經濟的病態——其次是經濟的病態。中國自一九四二年完全被封鎖後，其經濟

即不能支持。這不是中國的過錯，我們與英國人自命握有海上霸權，但不能打開一條通中國的海路；英國不能守住緬甸又使中國的國際交通線完全被切斷。封鎖給中國的痛苦，和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所感受的痛苦一樣。美國南部沒有工業化，中國也沒有工業化；美國南部要自海外得到給養裝備，機器和軍火，中國也是一樣；美國南部亦像中國必須售出棉花和其他生產品以取得外匯安定幣制，當商業被封鎖後，南部只好大量印發鈔票，造成通貨膨脹的局面，所以南部的失敗，封鎖所引起的經濟崩潰和物資缺乏，實在是主要的原因。

貪污、發國難財、黑市等等，都是道德上的病態，這些現象在戰時任何國家都有，尤其在失敗時期爲甚，中國貪污情形雖然很壞，但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壞。譬如就「回扣」制度說，我們以爲這是貪污，中國人却認爲這是一種商業習慣。因爲中國人做買賣時，照例要拿一成回扣，如果拿了二成，這人就不誠實；如果分文不取，則不但沒有人說他好，反會笑他是個傻瓜。所以從中國人看來，揩油並非不正當，這是一個老規矩，一向如此，人人知道。（註：查裘達氏此種論調因同情我國，故以「回扣」制度，作美國人對我貪污等惡評之解釋，爲我留體面，然我苟有其事，自應根絕之）。

中國人到美國來做生意，要照美國人的規矩；美國人到中國去做生意，也要照中國人的規矩，此理甚明。

三、政治的病態——再其次是政治的病態。任何國家的在野黨都想參加政府。如在

朝黨老打敗仗，在野黨鬧得愈兇。中國今日有人反對政府這不足爲奇；但是打了七年半的敗仗，仍能獲得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倒眞是奇跡。他仍在和我們並肩作戰，我們應感謝上帝，中國到底爲我們牽制住了日本的龐大兵力。我們不能因爲他在災禍重重中沒有實現人們所渴望的內政改革而責備得太嚴厲，我們總應該講一點公道。

自命爲「議會之母」的英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十年來尙且因爲戰爭的關係不敢舉行大選。中國是在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四千年以來從未有過選舉的經驗，而且現在一半國土淪陷敵手，人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在此種情況下，竟有許多人罵中國政府無意推行民治，眞是可笑。

所有民主國家，不但在戰時，卽在勝利時，都要限制人民的自由；但　蔣介石氏卽在失敗途中還在增加其人民的自由，這眞是不易了解的最好教訓。

四、士氣的病態——還有一個失敗的病症是士氣。一個人只要有希望就能支持下去，一旦失掉了信心那就完了，這是中國人心裏面正在發生的一種因素，因此影響到士氣。在　蔣氏領導之下，他們已盡最大努力，守住崗位，抵抗日本，使我們在西方能集中力量首先擊潰希特勒。他們曾忠實地執行我們所決定的戰略，雖然他們並不完全讚同這戰略。因爲他們雖然最先抵抗侵略，而我們的戰略却把他們排在最後，但他們終於毫無怨言地接受了。現在，在他們的心理上，正橫着一種隱憂。他們深恐沒有機會得到強盛獨立和自由，不管他們的貢獻如何偉大，犧牲如何慘重；他們甚至懷疑將來在媾和的時

候，是不是會被出賣？

給敵人打敗已經夠慘了；受同盟國家口頭的攻擊和壓力就更慘了。這已經威脅到中國的抗戰信心了！

三種反宣傳背景

一、帝國主義者的宣傳——一年以來，在美國有一種反對重慶政府和　蔣委員長的宣傳運動，這運動有三個主要背景：第一是歐洲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知道亞洲殖民政策的基礎是在於使世界人民都相信所有東方國家都沒有自主的能力，如果中國一旦復興，這種謬論將不攻自破，因此帝國的基礎亦將隨之瓦解。

當邱吉爾從魁北克回去在議會裏第一次演說中就說：「美國以過度的援助給予中國，而中國的失敗誠令人失望與煩惱。」

其實，在比利時和法國，英國也沒有打好，我們會責備她過沒有？在希臘、克里特、緬甸，她遭受過更令人失望和煩惱的慘敗，我們會花費時間去指出這些敗績嗎？沒有。我們只有加倍努力去幫助她，救她出險，她真的得到了過度的援助——幾百萬噸和幾萬萬美圓的補給，中國究竟得到多少呢？

關於援助的不足，中國從來沒有怨言，但邱吉爾的報告發表後，重慶官方發言人就

在第二天召集新聞記者，仍然一句怨言都沒有，僅僅把數目字公佈出來，說明中國自美國所得的物資僅夠一個美國師團一週之用，這可見中國政府的苦心。

二、共產黨的宣傳——第二個攻擊中國政府和蔣氏個人的宣傳背景是中國和美國的共產黨。我應該說得更清楚以免發生誤會，因爲有許多美國人看來共產黨這個名稱，就是指俄國。我這次到中國去的目的之一是要知道克里姆林宮是否在支持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三七年蘇聯與中國政府訂約後，蘇聯官方的態度非常正當和週到，我找不出證據，可以證明這七年內，莫斯科曾供給中國共產黨以軍火或指示他們的政策。

因此我並不指責蘇聯；不過我要指責在中國和到美國來的共產黨，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維護蘇聯的政策和權利。我完全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共產第一中國第二，正同美國共產黨一樣主張共產第一美國第二。關於中國共產黨，幾年以前我有着相反的看法，有一個時期我以爲中國共產黨眞的是土地革命者和爭取自由民主的愛國份子，現在我深信中國共產黨只服從蘇聯，不管蘇聯要不要他這樣做，他們的目的是要使蘇聯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實這對於蘇聯自身，對於亞洲和美國，都沒有好處。各方面擴充軍備，造成緊張的局面，彼此猜疑，我不希望戰後會有這樣一個世界。

中國政府如何能武裝一個背叛政府的軍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肯同意這樣做。中國共產黨不放棄他的獨立的軍隊以前，不能被認爲合法政黨，他們從沒有放棄過他們的軍隊；我想他們將來也不會放棄。

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想用流血方法奪取政權。一九三〇年五月至十二月間，我正在華南共產黨佔領區內，親眼看到他們殘忍地屠殺他們的異己者，但是他們不能得到民衆的擁護，因爲中國人是愛好和平和秩序的。當共產黨走到窮途末路的時候，突然改變作風，向國際間大肆宣傳，說他們是被壓迫的愛國份子，現在設法避開蔣介石氏的專政和壓力，爲自由與民主而奮鬥，正如一七七六年我們的祖先一樣。他們高呼自由、民主、團結等口號，凡是反對他們的人都被戴上一頂法西斯的帽子。這種宣傳，成千成萬的美國人都很相信，眞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個大騙局。我在中國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同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談了一個早晨。我可以向各位保證：共產黨的宣傳全是假的，他們像希特勒一樣，以爲假話只要說多了，人們就會信以爲眞。

武裝的叛逆

共產黨自始就說蔣介石氏及其政府不和他們團結抗日，中國的統一於美國有利；因此，我們應當要求重慶政府與共產黨合作。可是何以沒有人主張共產黨應與重慶政府合作呢？這不是很奇怪嗎？

共產黨的詭辯有些美國人是相信的，他們以爲共產黨是一個政黨，一個少數黨或反對黨，在戰時各黨各派需要合作，甚至組織聯合政府。我們甚至認爲中國政府應當倣效羅斯福拉共和黨入閣的辦法，也拉攏共產黨加入政府。但是這裏有個很大的區別，我們共和黨並不因反對新政而擁有軍隊和割據地盤，但中國共產黨却有他自己的軍隊和政府，他們不是一個政黨，他們是武裝的叛逆。

諸位也許還記得，去年夏天美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報大登廣告，在這裏面，白勞德說：「時機已非常成熟，美國應堅持中國政府速卽調整機構並統一作戰軍隊」。「統一」這個字的意義是「一」，不是「二」；便是說，一個政府，不是兩個政府；一個軍隊，不是兩個軍隊。七年以來蔣氏屢經宣佈，共產黨可以參加政府，但共產黨必須是一個政黨，那就是說共產黨必須放棄其私有的軍隊和私有的政府。我們假如要求蔣介石氏同意分裂中國，以軍火供給叛黨，無異促成中國的內戰，要他做國家的罪人。他當然不願意同意這種辦法。因世界上無此法律，也無此理論，要一個合法的政府去承認或協助他本國國內另一個獨立政權。

共產黨以花言巧語使我們相信他們非有軍隊不可，否則就會被消滅，他們利用統一的名義，要中國政府拿美國軍火供給他們，他們得到新武器以後，便可以武裝奪取政權。

虛偽的宣傳

共產黨另一套國際宣傳的幌子是說他們眞正抗日，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他們，正好像我們支持狄托而不支持米哈羅維奇，因爲狄托是眞正打德國的，米哈羅維奇據說是個妥協份子，所以我們不支持他。但絕沒有人能說蔣介石氏是個與日本妥協的份子，嚴格地說來，我們才眞正的和日本妥協了四年有半，假使不是日本糊塗地來打我們，我恐怕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和日本妥協哩！

關於對日作戰的實際情形究竟是怎樣呢？共產黨與日軍的小接觸很多，尤其是當日

軍出來搶刼和破壞農作物的時候。但是自從一九三七年九月以來，中立觀察家從沒有看到過任何東西可以說得上「戰鬥」的發生於共產黨與日軍之間；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實實在在看到蔣氏的軍隊和日軍有過幾十次的大戰，去年就有好幾次。

日軍並無嚴重企圖要摧毀主張抗日的共產黨基地；但日本人却不斷地發動攻勢打擊蔣介石的基地和他的軍隊，他的軍隊據說是「不抗日的」，這不很奇怪嗎？

日本的祕密武器

共產黨真正抗日的宣傳，可以拿日軍的行動來答覆。舉個例來說吧！當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日軍進佔山西汾州時，我正在汾州醫院裏工作，二星期後日軍繼續西進，直到離黃河七十五英里處，隔河就是共產黨的區域，在那裏日軍離共產黨首都延安僅一百英里，七年以來日軍從沒有過進攻延安的企圖，我希望有人能告訴我其中的道理。威脅日軍安全的力量，日軍能置之不理嗎？去年夏天我們在華南建立空軍基地威脅日軍，他們就不惜犧牲進軍千里來奪取這些基地，這個是一個有力的反證。因此，我們只有一個結論：日本很聰明地看到直接攻擊中國非常困難，削弱中國的最好方法是使共產黨繼續擾亂中國統一，破壞重慶政府的威信，從內部去摧毀中國。所以日本對付中國和我們的真正「密祕武器」，就是中國共產黨！我要問一聲，我們替共產黨宣傳，受害最烈的是誰呢？當然是我們自己，這影響到每個美國士兵的生命啊！

一三、第三種宣傳——我很不願意說明攻擊重慶政府的第三個主要背景，有許多這種宣傳是我們陸軍部和國務院的人所認可或指使的。這種不幸情形的發生也有很多理由：

自戰爭開始以來蔣介石氏與我們某些高級官員對作戰方法意見完全不同：蔣氏認爲我們不能單從海上或空中擊潰日本，必須從亞洲大陸進攻日本。

戰爭一開始，蔣氏就把牠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略撤退，以空間換取時間；第二是相持階段，中國已相持將近三年；第三是反攻階段，要把日軍驅出中國，在準備沒有完成以前，他不願反攻。

三個集團的鬥爭

所有這些複雜的因素，在中國三大集團中引起激烈的鬥爭，現在已不像去秋那樣嚴重。第一個集團是不喜歡白種人的中國人，他們中間有人是在僞政府裏，他們自己並不以爲是漢奸，而以爲是個性極強的愛國份子，他們以爲蔣氏受西方人的愚弄。

第二個集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他們的理論是這樣：「爲什麽要和英美而不和俄國建立商務關係呢？與俄國合作，中國能在中東建立一世界上最偉大的工業軸心。」這也是一個很有力的論據，是不是？這與美國有利嗎？但是仍然有許多誠實而錯誤的美國人在竭力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宣傳。

第三個集團是蔣介石氏領導的中央政府，他們大都在英美受過西方教育，有些人或者因爲執政太久，不免思想落伍，甚至貪污，但一般的說，他們對西方所學的政治理想

非常忠實，並在萬分困難中盡最大努力使中國成爲亞洲的姊妹共和國。

怎樣協助中國

我們能怎樣協助中國呢？

第一、我們要停止一切不負責任和不公平的批評。我們指責中國的事，或者是根本不存在；或者並不是他們的過失；或者在同樣情形之下各國都有，我們再不要強迫中國做我們以爲應當做的事情。中國人最講理，但最不願受人威脅和強迫。

第二、我們要有公正和建設性的批評。在這一方面，我很欽佩赫爾利大使和納爾遜先生，他們一開始就做得很好，因爲他們有批評，有同情心，也有建設性的辦法，他們並不說：「中國，你是我們的難題，我們應當怎樣處理你？」他們說：「中國。你有許多難題，我們怎樣可以幫助你？我們怎樣可以彼此互助？」這兩種態度相差很遠。

第三、我們要很快的予中國以更多的物資援助和更多的補給，我知道這好像是很困難的，誰也想不到中國可以抗戰七年，可是中國已經打了七年的仗；誰也想不到英國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和秋天可以繼續支持下去，可是英國支持下去了；誰也想不到蘇軍可以堅守史達林格勒、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可是蘇軍守住了，今天我們也得表演一點奇蹟。

第四、我們必須予中國以政治和精神上的援助，假使我們能使中國人明瞭這個戰爭

也是爲了中國人本身的獨立自由平等而戰，中國軍隊的士氣，一定可以增高百倍。這樣可以節省許多美國師團和幾萬萬的美圓。

魏德邁和中國

（Time週刊——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

魏德邁及其幕僚，正獲得　蔣委員長空前無例的親密合作。　蔣委員長一開始就賞識魏德邁的忠實，了解他的才能。當去秋美國人在一場勇敢的戰鬥中，把中國最精銳的部隊由緬甸及中共邊區一帶(此點曾得　蔣委員長同意)飛運前線，以堵住日寇對貴陽的進犯時，　蔣委員長的信念更見堅固。魏德邁和　蔣委員長相處，在外交方面是如何的成功，可以下述一事覘之：即上週　蔣委員長曾應邀參加魏德邁的晚宴。　蔣委員長自就任國府主席以來，接受外人招宴尙以此爲第一次。但　蔣委員長的高興是有理由的；魏德邁給中國練出來的新軍，實爲中國空前未有的好軍隊。在中國將來應付內外磨難上這批新軍將能給他的政府以怎樣的幫助，沒有人比　蔣委員長知道得更清楚。

就他的盟邦英美來說，中國的這些成就，是意味着中國潛在軍事力量之先頭部隊，已經慢慢地堅定地開始向東京前進。同時在政治方面，中國的這些成就也預示了中國將成爲東亞大國，其政治前途已證實將爲東亞及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在魏德邁所受的命令中，並沒有給他以干涉中國內政外交的特權。但這位中國初步

勝利的組織者，在某種程度上將不能不成爲中國前途的建築師。同時中國的內政外交問題，也不可避地會影響到勝利的遲速。

這些問題可歸納爲兩點：一是國內政治的不統一（中共）和改革（重慶），一是中蘇關係。這兩個問題是依許多或隱或顯的政治因素及病態的社會原因而有機地相互密結的。

上週重慶方面又實行了進一步的改革，執政的國民黨召開了六全大會，重選 蔣委員長爲總裁，並通過社會改革案多件，批准 蔣總裁於今年十一月制憲及國民黨局部退出政府的建議。大會並决議對蘇增進親善，申明繼續「對中共問題覓求政治解决之原則」。

多年以來， 蔣委員長及國民黨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對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表示寬容。但延安共黨方面傳來的仍然是懷疑和不信任的冷笑。上不久中共剛舉行過第七次大會；中共首領毛澤東及中共軍總司令朱德以及其他中共要員，大顯其政治威力，宣稱他們有九十一萬正規軍（去秋據稱爲五十七萬），二百二十萬游擊隊，一百二十萬黨員，並在中國擁有九千五百萬居民的領土。他們說 蔣委員長提議的國民大會爲對「民主主義的嘲弄」，說這是國民黨夾袋裏的花樣，他們痛斥重慶的「統治集團」正在準備內戰。

美國方面藉P. J. 赫爾利大使忠實而公正的斡旋，曾熱烈的企圖使中國的敵對黨爭獲得和解。但赫爾利的機敏才智，終難挽轉大局。他於一度向華盛頓提出報告及訪問莫斯科後，已返回重慶。他會和史大林元帥商談，據推談話內容，當爲探詢蘇聯對東亞的意

見。另據傳說，他已爲中國代行政院長宋子文氏斡旋訪問莫斯科，藉以打開日增嚴重的中蘇僵局。另有一種傳說，則謂赫爾利曾再三詰難史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據測莫洛托夫某次曾稱中共爲「假共產黨」。）

延安中共對重慶的倔強態度是和莫斯科聲氣相應的。蘇聯與重慶的關係，兩年前還只是漠然的疏遠，現在則變成公開的敵視了。莫斯科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公然加國民黨各領袖以「米海洛維奇」「吉斯林」等徽號（譯者按前係南奸後係挪奸）；「消息報」對宋子文氏的政治改革，表示十分輕蔑；「布爾什維克」則盛讚延安共產軍，而指斥蔣委員長的軍隊在抗戰中爲「完全消極的旁觀者」。蘇聯銷行最盛的一部小說——亞歷山大、斯特拍諾夫的「旅順口」，曾經宣稱滿洲的這一要港爲「俄國的土地」。

在橫掠亞洲平原的這一政治狂飆中，上述種種也許像飄蓬一樣無足輕重。但這些被掠動的飄蓬，正堅定的吹向一定方向。任何希求中國政治團結的人士，對於蘇聯在東歐各國解放途中所推行的政治影響，將不能不心懷警戒，就他們看來，蘇聯將割裂中國，把滿洲至新疆一帶都構成他的附庸集團，這種危險是確實存在的。如果他們的危懼竟成事實，則整個世界民主主義的歷史，將發生澈底的激變。

大多數中國和民主主義之友所感到的這種危懼，上週已由兩位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公開陳述了。這就是曾爲共產黨編輯人的M・伊斯曼(May Eastman)和曾任上海自由主義的「大陸報」(China Press)編輯人的J.B.鮑威爾 (J.B.Powell)。鮑威爾曾一度進過

日本的集中營，給虐待弄壞了兩腿。他們在美國「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合寫一文（譯按文題爲「世界之命運繫諸中國」，本部最近已予譯印），其中說道：

「究竟中國將走向民主抑走向極權路徑的問題，可以說是今天最重大的一個政治問題……美國造成勢力影響的方式，是文化的勸喻，繁榮的示範，熟練技術的援助、投資、及最重要的是軍事及經濟的供應。而蘇聯的武器，則是密謀式的組織，與一黨控制的宣傳，導向如何奪取政權，清除一切民主份子，甚至在必要時來一個以『解放』爲名的軍事侵略……這些傾向共產黨的人物在東歐大大的成功後，正在亞洲玩那同樣的把戲，……但這裏有個極大的區別，就是中國的幅員大小問題。假使把　蔣委員長出賣給中國的『狄托』(按卽指毛澤東)，那麼我們送給極權主義的巨人的，將不單是南斯拉夫那樣的一千三百萬人民的小數目而已，而將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被置於極權主義的統制之下。這樣龐大的人口，在政策上與擁有二萬萬人口的蘇聯極權主義國家相結合，無疑的將威脅整個民主世界的希望」。

究竟這種危懼是否爲無稽的杞憂，歷史將迅速告訴我們。但不論如何，魏德邁將軍現在鑄鍊的中國新軍，將可使這種危機的實現受到抑制。在這一意味上說，上週中國的軍事勝利，不單是意味着中國已開始向艱鉅的東京之路前進，而且是意味着她已向更艱鉅的全國和平正義與自由之路前進。

中國：什麽是和平的代價

——美國「生活」雜誌社論

自下在靑島，天津和中國沿海各地，美國海軍陸戰隊人數是五萬三千名。他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有許多區域的情况比這些城市更糟，日本要是沒有投降，這時候他們和其他數在百萬以上的美國健兒，也許正在日本沿海各守地苦戰着，不會躭擱在中國各港口負守衞鐵路的責任。在美國於亞洲所集中的軍力中，這些海軍陸戰隊人員不過是一部分吧了，留下來專爲鞏固勝利和廓除戰爭殘跡的。

但是現在甚囂塵上的是認爲這些躭擱在中國的人員並沒有什麽任務，各方面鬧着集會，報紙社論裏提出美軍撤出中國的要求，兵士的家屬都喊着：「爲什麽不把我們的孩子送回家？」

這問題的所以竟然提出，而我政府又作含混的答覆，是因爲對於世界大事美國未能居領導地位的緣故。這問題需要一個直截而審愼的答案，如果是以領導地位自居的話。

一年以前，美國人民曾正式的而又連續的在國會及民意測驗中互相作莊嚴的保證，絕對否認孤立主義的政策。我們批准聯合國憲章，以保證和盟國聯袂「爭取和平」的意

向。然而和平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事實上中國在我們並肩作戰的盟國中，首以尖銳而艱苦的試驗來挑逗我們反對孤立的決策，假如美國所說的「國際合作」是正當的話，我們跟中國合作，應該明白表示出來，如果我們認為國際間的「互賴」確具意義的話，那麼我們應該確認中國和我國命運的互賴性。

不幸的中國發生了困難，使一般願意接受這種試驗的美國人的態度也黯淡起來。這困難並不是中美兩國利害的衝突，因為根本就沒有這種衝突存在着，這是中國本身的困難。三十年來，中國時斷時續的發生着內戰。這內戰的經常發生，已引起不少美國人的懷疑，究竟在字面的意義上，中國夠得上稱為一個國家否？當然，如果中國不是一個國家，我們怎樣能在互賴的新世界中把她當作友伴般的來往着呢？現在我國對于中國是否能夠及應該以國與國的身份互相來往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需要特殊的辯護。我們只要查閱一下跟中國歷來的基本事實就夠了。雖然這些事實常常被含血噴人的報紙標題把它隱晦起來了。

今日之中國

關于中國的第一個基本事實便是在地圖上她有一遼闊確定的區域，在世界各國中有其合法的地位，並且有其明定的國名——中華民國。她跟隣邦並無疆界上的爭執。直到

最近，中國和蘇聯方才發生疆界上未解決的懸案，但是在本年度八月十九日宋史協定的訂立而完全解決了。中國沒有了外蒙古、然而仍包括新疆，台灣和東北，這是世界各國都加承認的。

若干歐洲強國曾自一九一一年被推翻的滿清手中在中國獲得特權，顯著的例子便是亞洲最重要海港上海中最重要的區域「公共租界」。中華民國的基本目的就在廢除對各帝國主義的一切讓與權利，其中最後一部分已于此次戰爭中藉各方協議而廢止了。現在上海之於中國，一如紐約之於美國。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中國盼望能於今後十年內跟英國共同談判。

但是一方面戰前的讓與權是已撤廢，另方面新的讓與權在對日作戰勝利日以前又成立了。中國爲了答報蘇聯保證撤出東北起見，蘇聯得以旅順爲海軍基地，並且在大連和東北鐵道有某種特權。中華民國的領袖們之所以出此，實在是忍痛犧牲，因爲數十年來中國的基本政策是排除在中國土地上一切對外的讓與權，但是大多數人士認爲中國作此讓步，以換取亘長五千英里邊界的蘇聯和平及友誼的似乎完全保證，是很值得的，所以除了在版圖所餘的一些斑點之外，中華民國擁有三百萬方英里的疆土，差不多和美國相埒。

這是以疆土而言。現在除沿亞洲中部山脈有幾百萬人嚴格的說，不是中國種族的人民之外，其餘有四億以上的人民純係中國人。舉例來說，他們比較美國人民要種族統一

得多。我們對於中國人民的一般訛傳，由於他們所用的方言完全不同的關係，這種概念錯誤居多。在中國至少有三億人所用的語言比我國佛蒙特和亞拉巴馬兩州所用的方言更少不同之點。

在文化上中國的一統已達相當的程度，至少有六種宗教可作代表。新中國領袖中對於基督教的虔奉特強，尋常中國人相信儒教，但是儒教是一種倫理的人生觀，對於正式的宗教信條不相悖謬，所以許多相信儒教的人，一方面遵守佛道兩教的教義供奉祖先，另方面依循基督教的慣例，並不覺得有什麽衝突的地方。到了這次戰爭發生，所謂「近代化主義」的分化中國人民，比較其他任何文化上的要素厲害得多。在東部濱海的人民，較之內陸的人受到更多的近代化及西方的影響。是戰爭使千萬人們從沿海走向內陸，因此加速中國內地的近代化意識。

中國人民都是聰穎，刻苦，具有人生目的的，但是他們的生活水準，依據美國的標準，可說是低得使人難信。三百年前，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也許比歐洲人要好得多，但最近一百年來，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的生活水準已有迅速的改善，而中國則一本其舊。中國人民能否使其國家近代化而抵達近代的生活水準？了解中國的人士誰都深信，要是中國獲得機會，必定有此能力，這機會便是和平。

中國政府擁有確定的疆土及確定的人民，中國是有一確定政府的國家。蔣主席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世界各國一致承認的合法政府。這政府會於和平及戰爭兩大

試驗中獲得成功。自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八年以來，中國雖不是完全但至少是大半處於這政府指導之下，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是低估這一簡單事實——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中國合法政府在中國本土上成立着，並不曾流亡在外，至少是在中國一半以上地區的唯一政府。同時在中國另一半地區的人民，大部分對她表示忠誠的中國中央政府成立着，執行其一切任務，徵收賦稅，供應軍隊，與各友好國家訂立外交關係，辦理郵政電訊及從事救濟事宜。雖然一切設施尚嫌不足，但是政府的職責都已做了。

蔣主席所領導的政府常被誤指爲獨裁政府。還有更嚴重的誤解，便是認爲他沒有充分力量管理中國國內的一切，因此發生通貨膨脹，濫徵兵役。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汚蔑，政府中的腐敗情事，偶爾的在他國敵視的報章中公布出來。在若干國家和千萬易感的中國人民看來，自是一樁恥辱。同時中國人民對于其政府，雖然覺得瘡痍滿目，但終於經過這次大風暴雨而屹然存在着，反引以爲榮。重慶這個山城便是這種精神的象徵。現在政府即將遷返南京舊都，重慶在歷史上的英雄時代已成陳迹。不論是現在或是過去，它永遠是一座冷靜的城市，中國的愛國志士現在一方面想把重慶永遠的擱置一邊，另方面又要把它牢牢的永銘心坎。

國民政府的行政院現由宋子文博士主持，宋氏對於國內一般事宜素以最具「近代意識」而聞名的，他領導下的行政院，就人事而論，其能力和「自由」態度不亞於杜魯門總統所主持的內閣。中國政府所以發生困難，實因受過近代訓練的人力有限的關係。中

國人士很明白這一點，因此要仰求美國協助的不外乎下例兩點：第一，訓練人才，第二，管理若干較爲非政治性的事宜。中國政府有一特點，完全與美國傳統不同，一斷非美國人士所能理解，並且易於忘懷，那就是中國政府依照着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奠定之國策而工作。該項國策中載明有一個「訓政」時期，這是全國人民準備完全民主的階段。這計劃對於中國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爲中華民國成立之初，中國識字的人還不到百分之二。在訓政時期內，依照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政府係由其手創的國民黨主持。這一計劃在實施上的缺憾，便是一個政黨既然得以總攬政權，（這當然出於好意的）每每不肯放棄。自下中國對於民主程度的辯論，可以歸納成一點，就是國民黨何時能宣布訓政時間結束，俾使一黨專政即可終止，這問題已由　蔣主席及其他國民黨領袖答覆，這便是國民大會召開的時候，要不是內爭的關係，國民大會已在本月內舉行了。國民大會將釐定一憲法，可於訓政時期以後施行。　蔣主席和國民黨都已答應這憲法將爲人民自由和各黨權利的全部保證，也像在大多數國家一樣，（包括美國在內）共產黨是中國少數黨之一，但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各國共產黨有一點重要的不同，他們不僅只作政治的宣傳，他們還向人開槍，實行統治。他們在華北統治着含有八千萬人口的農村，他們雖然也承認　蔣主席的政府，好像美國共產黨新領袖福斯特之承認杜魯門的政府一樣；但實際上他們都拒絕中央政府以武力進入他們的地區，他們也進行關於土地及社會的改革工作，使得他們的政權看起來似乎要比中國其他部分更爲進步，至少使那些新從戰時首都的

重慶去觀光的記者們感覺是如此；但爲什麼中國共產黨覺得這些改革的措施非要用大砲來保護，却從沒有聽他們明白解釋過。

中國共產黨絕非中國任何部分的合法政府，也沒有任何國家作如此的承認。他們在任何的意義上，也不是蘇聯在華的正式代表人。蘇聯也和任何其他的大國一樣，在重慶有一個由蘇聯人士組成的蘇聯大使館。當史達林和中國宋院長子文簽訂中蘇新約的時候，他曾誓不承認有任何承認或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意圖。事實上，史達林已坦白允許對於中國中央政府給以精神及軍事上的支持，所以中國共產黨問題，最好是由中國的合法政府作內政問題去處理。

內戰

中國的中央軍和共產軍正在互相殘殺，而美軍無論怎樣竭力要擺脫牽入漩渦，仍然被共產黨責以幫助中央政府作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爲當日軍向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投降的時候， 蔣主席所遭遇的立須解決的問題，是要在以前爲日軍所佔領的地區內樹立中央的政權，他自然絕不讓日軍向共產黨投降，因爲那樣一來，就會擴大共產黨的佔領區，並增加其武器的裝備。他所發出的一切盟國均認爲正式的受降命令中規定，日軍應僅向中央政府的代表及美軍投降。戰敗的日軍，

只有服從這個命令。 蔣主席並曾請求美軍盟友派軍協助，執行各種受降條件。我們已經依照實行，在華美軍已經空運幾千的中國軍隊到收復區去。美國對於 蔣主席的這種協助，絕沒有一點陰險或冒昧的地方。這是一個盟國協助另一國家肅清戰爭所能做的最低限度的事。據魏德邁將軍說，十月份時在華日軍和日僑有四百萬人必須加以集中，遣送回國。雖然這種工作已經進行得很快，但也仍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爲什麽美軍要保衛中國的海岸，以及爲什麽美國海軍陸戰隊要在中國登陸。

但 蔣主席也還有其他的問題需要解決，就是要修復爲八年的戰爭所破壞的經濟。這個問題解決的需要，是和建立他的政府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例如上海就迫切需要煤，以維持公用事業，及供紡織工廠之用。上海的煤，係由華北運來，美國已經撥了十隻輪船供運輸之用；但是經過共產黨佔領區的一些鐵路線，也是運煤所必需的工具，而共產黨都把這些鐵路線加以封鎖，加以破壞。假若美國要想有效的幫助中國恢復秩序，那麽，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就有很明顯的權利和義務來保衛這個鐵路線，免受強盜的破壞。不管這種強盜是共產黨也罷，是土匪也罷，所以美國爲應 蔣主席的請求，已經這樣的做了，到目前爲止，我們的所謂對華的干涉不過如此而已。

共產黨的軍隊沒有中央軍多。在華南，華西或者長江流域，都還沒有所謂共產軍，戰事僅限於黃河流域以北及沿長城一帶。一旦 蔣主席能在這些地方建立了政權，就可以完成全中國的政治統一了。（只有東北除外，因爲那裏由於蘇聯的特殊勢力，局勢怕

要長期的混亂下去。）

蔣主席對于和平的需要，是超乎其他一切，但爲了完成統一，不能不付出內戰的代價，然而這樣的內戰，（這在美國人看來是很奇怪的）却成爲蔣主席與共產黨領袖在重慶進行和平政治協商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不是毫無聯帶關係的。也就像進行工人罷工，廠方停工或作其他威脅，可以作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一部分手段一樣。目前中國局部的戰爭，也成爲政治上雙方談判的一部分手段了。在某種限度上，破壞鐵路和延遲中國的復員，可以有利於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討價還價的爭執，然而蔣主席所不能屈服的一個限度就是統一，整個中國的統一和獨立。蔣主席的整個事業，在歷史上的整個地位，都是和中國的統一和獨立密切聯在一起的。

美國的政策

中國的統一和獨立，應該是美國人所習聞常見的一句話，因爲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要點，其重要正像那只少有五十年爲我們所奉行的門羅主義一樣。日本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前，還要求我們放棄這個政策，我們拒絕這樣做，才成爲這次戰爭的直接原因。在戰爭期中，當開羅會議之時，故羅斯福總統會與蔣主席把這個古老的政策特定爲這次戰爭的主要目的。

我們雖已擊敗日本，但我們政策的目的——一個自由而統一的中國——還沒有實現。然而假若還沒有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對日的勝利實際上就還只是一個消極和無益的勝利，這對於那些駐在青島及天津已經厭倦思家的美國陸戰隊的士兵們，也許是一個很不舒服的想法，但一個不願意趨向孤立主義的大國，就不能容許由於戰後的厭倦和妄想，而放棄了一個重要政策的實現。

在這種戰爭的混亂後果當中，我們最安全的辦法，是和中國以及中國的政府重結戰時的盟誼。在 蔣主席的領導之下，中國在今日實較近代中任何時期都更進入主權統一的階段，除非中國完成統一，能在世界中給中國人民以進步的機會，那麼亞洲就永無永久和平，因此美國也無永久和平可言。

所以美國在亞洲的政策是正確的，一貫的，有一部分神經過敏的人，才要求將美軍撤回，這實在是犯了錯誤，這種呼聲一部分是出自眞誠的人們，一部分只是共產黨的宣傳。但無論如何，你總不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像這種的空洞口號之上。

鎮靜而勇敢的美國輿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比目前對於將來的和平作更大的保證。在這方面意見的分歧，應該立即改正，在中國共產黨成了合法的政黨，並開始照着合法的政黨從事活動以後，我們還有充分的時間去同情他們。在蘇聯的對華政策——假若她眞的這樣做——和我們不同之後，我們也還有充分的時間，使我們的對華政策與蘇聯的對華政策謀得適應。目前正是我們全心全力支持中國合法政府的時候。我們

擁護我們亞洲的朋友，我們目前最好的朋友，將來最偉大的朋友，這是絲毫沒有可以猶豫之地了。

美大使赫爾利聲明

一

【中央社紐約十五日專電】赫爾利大使在聖泰斐所發表之聲明全文如次：「波茨坦宣言及亞洲盟軍統帥之第一號命令，規定中國境內之日軍，應向　蔣委員長所代表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美國之魏德邁二級上將乃　蔣委員長之參謀長。武裝之共產黨企圖改變此一程序，使一部分日軍向武裝之共產黨而不向　蔣委員長或中國國民政府投降，其目的在取得日方武器。使武裝之共產黨能藉此在中國另行樹立一政府，或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目前關于中國之內情，有種種授意之錯誤情報，在美國發表。在華美軍正協助中國軍隊，　蔣委員長及中國國民政府接受日軍之投降，並將其解除武裝，在華美軍正協同接收日方所有武器，裝備，工廠及設備，以便交付中華民國。此舉本質上爲戰爭之一部分，而非和平之一部分。聯合國如准許日軍向軍閥，匪徒組織，或任何武裝政黨投降或繳械，中國定將發生長期內戰。美國武裝部隊在中國之所爲，確爲吾人對日戰爭之結束階段，美國對於中國並無帝國主義意圖，美國決不要求或接受在中國之任何

特權。美國希望中國能供給其一己之領導，釐訂其本身之決策，並爲本身之政策負責。美國讚許中國人民爲自身建立強大統一與民主政府之願望。」（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

二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七日合衆電】赫爾利將軍發表辭職聲明稱：「余對總統及國務卿予余之支持及囑余返任仍任駐華大使之善意，深表感謝。自戰爭開始以還，余曾奉命出任各種職務。作戰期內，余曾先後於爪哇，澳洲，紐西蘭，西南太平洋一帶，埃及，巴力斯坦，黎巴嫩，敍利亞，外約但，伊拉克，沙特阿剌伯，蘇聯，阿富汗，印度，錫蘭，緬甸及中國各地公幹。上述各項任務中，以駐華任務最複雜困難。惟余歷任各項職務均先後獲得故羅斯福總統，前國務卿赫爾，前國務卿斯退丁紐斯，杜魯門總統及國務卿貝爾納斯之支持，此乃余所引以爲慰者。就吾人擬定政策之高級官員而言，美國之目標幾屬始終明晰確定。然我外交政策之驚人特點，乃我既經宣布之政策與我實際應付國際關係之極大矛盾。舉例以言，戰爭開始之時，吾人持大西洋憲章原則及民主主義原則爲目標，是時與我協同作戰之盟邦，鼓其如簧之舌，予民主原則以種種口惠，結果吾人乃在遠東設法結束戰爭，供給租借物資，利用吾人之一切信譽，埋沒民主主義，支持帝國主義及共產主義。在外交政策方面，全與總統及國務卿之意見協同一致，因信余應照

總統及國務卿與其美國說明美國外交政策未能達成吾人爲作戰之目標之理由。余於此一聲明中所提及者，僅限於亞洲方面，惟余願告總統及國務卿，余亦願就坦白討論其他國際關係方面有所進言。余奉命使華之時，政界人士均公開預測中國國民政府行將解體，中國軍隊亦將崩潰。余奉故羅斯福總統之命赴華協力解除中國政府之困難，並使中國軍隊仍能繼續作戰。就戰略及外交觀點而言，上述乃主要目標，次要目標乃融洽中美軍方之關係，以及重慶美國大使館及中國政府之關係。然欲達成前述首要目標，似須先應達成次要之目標；凡此目標均已達成。總統及國務卿旣支持上述目標，美國在華政策自不能獲得國務院中所有職業外交人員之擁護，美國職業外交人員與中國共產黨武裝政黨及帝國主義國家集團取同一立場，帝國主義國家集團之政策，乃造成中國內部分裂，阻礙中國統一。我國職業外交人員時告共產黨人稱，余協力解除中國政府困難之努力並非代表美國之政策。彼等並公開勸告共產黨武裝政黨，中國共產黨如不能獲得管轄權，即拒絕以軍隊編入中國國軍。雖有上述困難，吾人終獲進展，以促進中國軍隊之統一指揮，至少在余離華前，兩黨之內戰終未得能爆發。吾人曾促成兩黨領袖進行團結協商。此時期內，達成吾人任務之主要阻力，係由重慶美國大使館內之職業外交人員及國務院遠東司之職業外交人員所造成。余曾要求將上述反對美國在華政策之職業外交人員調職，彼等後返華府，調入國務院遠東司及中國司工作，任余之監督者。調職返美之若干職業外交人員後奉命出任亞洲盟國最高統帥之顧問，在此情況下，多數職業外交人員仍與共產

黨武裝政黨立於一條陣線，有時並與帝國主義集團反對美國政策，此足概略說明美國最高當局所宣布之外交政策何以爲另一部分外交官員使之失效之一項原因。美國外交政策之懦弱，使吾人捲入兩次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刻在形成中。在今日之外交關係方面，吾人刻同意步入殖民帝國主義之強權集團與共產主義之帝國主義相抗。余對兩者均表反對，余仍崇尚民主政治及自由企業。吾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宣布之政策，係使世界民主政治安全無虞，此一口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復經發揮。吾人於此次大戰中曾發表具體之聲明，強調吾人爲之作戰之原則。美國擬定外交政策之官員，時彼此分歧相爭，由是吾人乃時屈服於彼對吾人理想及原則提出口惠以換取物資協助之各國。戰爭現在製造過程中，且毫無意保衛或建立民主之理想，吾人未能以力量爲聯合國憲章之間所以有差異之處，或係掩蓋國務院行動之祕密太多所致。關於我外交行動之情報，乃常以歪曲竄改或斷章取義之方法洩漏於是爲敵所利用，余承認戰爭期間吾人有時不得不暫且從權，然目前吾人則須設法循正路前進，余所以提出此一問題，係因余堅信在此我國歷史之特殊關鍵中，熟悉一切情況之輿論，必大助於使我國際目標獲得睿智，指導與實施。特別就過去四年來余所服務之中國及其他各國而論，事實之發表實有多種利益。刻戰爭業已結束，余願余之一切報告均予發表，與已宣布之美國政策態度不同之外交官員之報告亦同時發表。由於我本國政府中有此種政策紊亂之情況，吾人在中國之真正立場乃受外間誤解，此種情勢，表示吾人決定政策之機構須自下級官員開始作徹底之改組，如無

忠誠及睿智之執行，任何國際政策均難有成功之希望。由於我國際政策之紊亂，美國在經濟上乃被排斥於殖民帝國主義及共產帝國主義控制下之世界每一部份之外，美國之經濟力量，於全球各地均被利用以打擊美國本身之政策與利益，此乃美國外交應受指責之弱點。余希望能自此種籠統指責中，原諒我國之若干職業外交官，彼等有若干為極足令人敬佩學識宏富之公僕，曾在國務院及其他各國以少敵衆從事奮鬥，以促進美國之理想與利益，美國之經濟政策與外交政策應有聯繫，美國之實力不應與任何好刼掠之理想為伍，美國應擁護舊金山聯合國之修改或重訂，使其趨於民主。吾人之力量應被用於支持聯合國之決策，而非支持互相衝突之理想，或製造戰爭之強權集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八日合衆電】前美駐華大使赫爾利於全國記者聯誼會發表演說稱：蘇聯支持美國所宣布之統一中國抗日軍隊，並支持中國建立自由民主政府願望之政策，「乃無問題者」。然此項政策則為國務院職業外交人員及英法荷派往亞洲之帝國主義的民政官員所反對及阻礙。渠重申其於辭職時所提出之指責稱：美國標揭一種外交政策，執行者則為另一外交政策。蓋美國外交行政策係對立攻擊者也。渠曾就中蘇調協事

與蘇聯政府商獲諒解（此事從未予以公開宣布），中蘇兩國後乃得能簽訂友好條約。蘇聯自始即表示中國共產黨事實上並非共產黨，表示蘇聯未支持中國共產黨，支持國民政府及蔣主席之領導，並表示盼望與中國取得更密切友好之關係。美國對華政策始終為「統一中國一切抗日軍隊並支持中國人民本身建立一自由統一民主政府之願望。」余信蘇聯及英國均曾支持此項政策，然英國派駐亞洲之帝國主義文官或法國帝國主義者及荷蘭帝國主義者，則堅決不予支持，而美國職業外交人員始終告共產黨武裝政黨謂美國錯下賭注，並謂余於中國所支持之政策未獲美國政府之支持。余將反對上述美國政策之外交人員調職後，彼等返回華府派入國務院遠東司或中國司服務，任余之監督者；或被派往任亞洲盟國最高統帥之顧問人員。在吾人以我人力物力完全用以支持聯合國目標以前，與我協同作戰之國家，對吾人以之作戰理想及目標均予全面之贊同。由於我宣布之外交政策與實際推行有極大差異，美國於軍事結束時，獲悉我生產力量及我聲望均被使用於重建帝國主義而非民主主義，美國在太平洋作戰，乃為阻止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中國。吾人已作戰獲勝，但未能使中國境內無一日兵，亦未能使中國獲得日本所受侵略之領土。美國於中國無帝國主義之陰謀，美國深盼中國獨立自由，自作決定，對本國政策負責。」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社華盛頓五日合衆電】赫爾利今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稱：職業外交人員在艾其森領導下，曾要求以租借法案之軍火供給中國共產黨而蓄意破壞中央政府，今年一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渠曾召集所有美國在華官員，並解釋渠認爲美國在華政策，則充分協助中央政府使其對日作戰，是時無人反對其意見，迨渠返華盛頓會商，即接艾其森來函(此時艾氏任代辦)，建議以租借法案軍火供給中國共產黨，並言彼已得大使館各官員之支持及同意。赫爾利強調中國共產黨從未獲得租借法案軍火。參院外委會主席康納利詢及艾其森是否說明其目的在使中國政府與共產黨雙方共同對日作戰，赫爾利乃辭鋒銳利答曰：「余意閣下已閱此信矣」。康納利否認此事，並詢及艾其森爲何欲武裝中國共產黨，赫爾利大聲答曰：「其理由在此，即欲消滅中華民國之政府是也」。康納利復問：「彼是否稱此即彼之理由」，赫氏答曰：「否余意此即彼之理由也」。赫爾利曾通知國務院，若此係官方政策，則國務院當使艾其森爲大使。參議員拉佛萊特問曰：「此事結果如何？」赫氏答曰：「艾其森即被召回，而於此間國務院中作余之上司。」赫氏繼稱：「當艾其森及謝偉思被任爲麥克阿瑟元帥政治顧問之消息發表時，余幾已造成國共之和解，毛澤東其時告余曰，美國此行動，實使中國共產黨深信赫氏刻所推行之政策並非美國政策

而為其個人之政策，蓋美政府竟以重要職位畀予其敵對者也。而中國報紙，尤其共產黨報紙，亦開始稱赫爾利之敵人業已勝獲，渠所推行者並非美國政策，艾謝兩人且將返華，故赫氏與艾謝等將不合作云。」參議員拉佛萊特即質問赫氏當時如何應付，赫爾利答曰：渠與　蔣主席均曾電總統及國務院提出抗議稱：「此二位均為反對美國對華政策者，而竟畀以在亞洲之最高職位」。渠並接毛澤東及周恩來及共產黨其他領袖等飛渝，與　蔣主席作二十年來之第一次談話，「余私念吾人行將於中國完成政治上而非軍事上之一統」。毛澤東曾謂赫氏曰：艾其森與謝偉思之出任新職，表示美國不擬貫澈其一貫之計劃，「余非誇言余能促成中國之團結，然余自當盡本身之力量以赴之」。渠過去曾與共黨領袖聯絡，然艾其森新職發表後，赫氏即擬返美一行，以視美國政策究竟有所改變否。毛氏并告以美國及聯合國曾謀成立一管制中之日本，以穩定其在華之勢力，赫氏稱：此種陳舊之政策，竟尙為人所討論與信任，故要求返國以觀究竟，先是參議員拉佛萊特詢問艾其森所作何事有損美國政策。赫氏謂：渠曾接獲斯退丁紐斯署名之電報，告以不必居於調停或建議之地位，至多作暗示即可，然此電實非斯退丁紐斯所撰，而係國務院遠東司之所為，「此電報所云，勢將全盤政策澈底改換，余不信此係政府之決策，故仍一本初衷，繼續努力。」原電註明為一九四五年正月二日。現任國務院中國司司長之莊萊德曾告渠該電並非出諸斯退丁紐斯之手。赫爾利稱：「渠聞國務院中國司司長莊萊德所起草之函中，曾提及赫爾利刻在中國所採取之政策，並非其個人者，實為美國政

府者，然遠東司司長范宣德竟將函中有關政策問題之一切字句，完全删去」。參議員葛林因不斷要求赫爾利指出傳曾破壞美國政策之職業外交人員，而觸怒赫氏，渠稱：「艾其森曾揚言其深護所有在華美職業外交人員之支持，余今尚欲將刻在莫斯科美大使館供職之戴維斯及在華盛頓之傳瑞門及林華德等三人列入其中」，赫爾利鄭重宣稱，渠曾接獲情報，知英國反對其對華政策。議員等復詢以渠所指責美國已被在華之帝國主義集團所利用一節，赫氏指出集團卽英、法、荷、戰前復有德、日以及比利時、葡萄牙等。議員又詢及渠何時方認淸職業外交人員蓄意破壞其政策，赫氏答稱：謝偉思供職史迪威將軍麾下時，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所書一信，實爲「促使中國政府崩潰計劃之第一確據」。惟渠並未賡續詳述，赫氏稱：「余在華時，曾奉故羅斯福總統之訓示，然從未獲得國務院之聲明」。渠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下旬，曾將所擬推行之詳細政策方針遞呈國務院，前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且電告其對此方針之讚許，然此事竟毫未發表，而職業外交人員亦認爲斯氏此舉並非對余所推行政策之批准，渠將要求國務院將其所作報告發表。且復指責謝偉思所作一報告已流傳於中國共產黨內，其中詳述其「如何陰謀推倒余奉命前往支持之國民政府」，康納利隨詢及謝偉思在華是否「爲君之下屬」，赫氏以拳擊桌，高呼「非也，非我下屬」，倘余爲其上司，則立卽將其斥退，余無從管束謝氏，渠自稱屬於史迪威將軍麾下。參議員勃里奇旋質問：「此君是否卽曾在國務院因事被捕之「謝偉思」。赫爾利答稱：「余曾於報端得悉此事，然不願對此作何證明」。赫氏繼述渠曾要求國務

院發表公告，以支持其政策。康納利對此以譏諷之口脗曰：「余固知足下當時必要求書面文件也」。至是赫氏座以掌上下揮舞，幷高聲曰：「余憎之深，此斷非事實，余之出此，實不欲我政府遭受愚弄，余不欲——」言至此赫氏呼吸頓促，口唇微顫，聽衆亦頻頻作聲。康納利擊桌促使會場保守秩序，並稱：聽者似均有組織而來。倘再有此種不守秩序之表示，則可令其出場。赫氏繼謂：總統在雅爾達會議所準備之文件中，有謂美軍可能於中國登陸，並將遇及共產軍隊，美軍有權將武器交與共產軍及其他願意對日作戰之軍隊，赫氏稱：「余曾加贊同，但事後余發現共產軍業已得悉此一條款，故全部向中國沿海某港移動，幷盼獲得武器，余幷非自國務院而係自中國共產黨方面獲得此一消息者。」赫氏要求說明中國共產黨何以能獲得此極端祕密文件之一部分。午後一時二十五分康納利宣告休會，至六日晨十時再開，屆時赫氏仍將被邀，康氏謂：「類似今晨之報告可能繼續若干時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

盟邦輿論拾零

中共奪取軍備圖殺同胞

（紐約時報社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

【中央社紐約十七日專電】紐約時報本日撰文譴責中國共產黨造成內戰威脅及破壞亞洲和平，自日本求降以來，紐約時報尙係首次評論中國問題，該社論題爲「中國共產黨」原文如下：「中國共產黨於十四年來蹂躪中國領土之日本侵略者終於投降，及遠東「最嚴重問題，亦由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獲解決之際，突然以發動內戰相威脅，發展中之任何亞洲和平解決，均將由此而成泡影，中國共產黨達到此一目標之第一行動，乃企圖奪取非由彼等擊敗之投降日軍之軍器及軍需物資，藉以供本身之裝備，以與其同胞作戰，彼等公開反抗 蔣主席及其領導下之政府，彼等拒絕其保證予以遵守之 蔣主席對其頒布之命令，彼等通告重慶美蘇英三國大使，設若彼等未能參加日本投降協商，彼等卽有權對任何未經彼等同意之規定協議或條約加以攻擊。該報繼稱：中國問題主要應由中國人本身解決， 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亦係中國內政問題，自

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　蔣主席之邀請，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彼等所盼者乃爲統治中國並非共產黨一政黨，而爲奪取中國政府之陰謀組織，彼等認爲聯合國勝利（彼等於其中極少貢獻），乃其大好機會，但此一問題，顯亦爲五強中其他四強所注視之中心，中國本身爲五強之一，四國自不能隱瞞中國政府與中國任何政黨協商，以毀聯合國之信義，美英政府現堅持既定原則，唯以中國政府爲進行商洽之對象，中蘇條約成立後，暗示蘇聯對此亦將表示同意。

共黨堅持搗亂勢將失去世人同情

（紐約太陽報社論）——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央社紐約二十一日專電】紐約太陽報以「錯誤之道路」爲題，撰社論稱：近年以來，中國國民政府之發言人，堅稱中央每次竭誠與延安談判，均屬半途而廢，共黨對於中央之每次讓步，均得寸進尺。今由朱德致　蔣委員長電文之立場，已證明上述指責之不誤，渠忽視中央命令，似非堅持搗亂不可。但中國國民政府爲包括蘇聯在內之世界各國所承認之政府，且最近中蘇尙訂有友好新約，中國政治縱須革新，亦不應如朱德所主張之公開衝突之方式，因此並非爲世界所希望之走上強盛統一之中國之道路也。彼若繼

續蠻幹，勢將失去世人之同情。

毛澤東自陷錯誤

（蘇格蘭人報社論）——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央社倫敦二十二日專電】蘇格蘭人報本日社論認爲外傳中國內戰之危機，實爲一種「可悲之情勢」。並稱：中國切需團結，實無疑問，如發生內戰，則其自戰爭瘡痍中迅速恢復之希望必成泡影，亦無法在聯合國之組織中担當強國之任務。關於　蔣主席邀毛澤東赴渝一事，該報稱：不幸中共領袖予以峻拒，此舉使毛氏本身陷於錯誤，且使雙方爭執無法獲得友好解決。

中共宣傳聯合政府祗是煙幕

（紐約郵報社論）——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央社紐約廿三日專電】紐約郵報今日社論，籲請各盟邦在中國目前發生內部困難時，支持　蔣主席，蓋　蔣主席之目的，乃在謀中國人民之福利與亞洲之和平也。該報謂延安之用意，乃在壓倒中央政府，而非參加聯合政府。

中共領袖一如軍閥作風

（紐約時報社論）——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中央社紐約廿四日專電】今日紐約時報之社論標題爲「新中國」，其中一部分內容爲合衆社自重慶發出之電訊，內對中國之統一與民主有所論列，據稱：蔣主席於勝利日演說，認爲中國主要之需要爲統一，和平，與民主，爲謀統一與和平，蔣主席兩週以來曾不斷與中共領袖會商，中共領袖雖如過去之中國軍閥，堅持保有彼等之軍隊及彼等特殊之地區，但自中蘇締結友好條約後，已失去蘇聯與美國代爲宣傳之外援，目前談判尙無結果，但向投降日軍競繳軍備已告失敗，目前正與蔣主席會商之中共領袖毛澤東稱：渠希望談判結果良好一語，表示彼可能接受其所能獲得之最適當條件。至於蔣主席向全國所提出之政治社會與經濟民主之計劃，實爲最需要者，渠保證將在遠東成立一模範之民主國家，予各黨派以合法地位，並迅即樹立憲政，並保證建立言論與人身之自由，此在中國尙屬創舉，爲表示渠之誠意，並令自十月份起，除份有軍事行動區域以外一律取消新聞檢查制度，對於集體國家之經濟主張嚴格限制，對於國家獨佔之企業與包含外商在內之私人企業間，應保持平衡，並主張改良租佃制度，予退伍軍人以土地，共產黨亦在內，此種計劃如能實現，當可一慰中國人民渴望光明前途之希望，且使內爭

只能成一罪惡，並無其他可以藉口矣。

共黨破壞中國建立政府制度

（倫敦泰晤士報社論）——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電】倫敦泰晤士報本日社論，以一欄篇幅撰文評論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協商之進展，對　蔣主席對中國團結所作之貢獻，備極推崇。該報首就毛澤東氏離渝前業已宣布之中央政府及共黨代表會談紀要加以解釋性之檢討。內稱：若干其他異見猶待解決，目前重要之舉，乃中央政府與共產黨仍在進行協商，以新近成立之協議爲共同承認之基礎。該報繼分析往昔之政治趨向稱：外國友人雖易於誇張政府與共產黨之政策及展望方面之異見，然確實言之，每方仍代表與中國悠久歷史並存之一種趨向，中央集權趨向及地方分權趨向始終並存。此於一龐大國家其多數種族厥賴共同之文化爲主要之聯繫，實爲無可避免之現象。就全部言之，分割主義仍然存在，地方自主及效忠地方之價值，於中國人民之心理中留有深刻之印象。凡此特點，在若干方面雖或屬有益，然實含有潛在之危險。中國自國民革命以來，以缺乏統一之領導，所受之損失至重。　蔣主席洞察此一危險而眞心誠意致力建立政府制度，使之不僅有權統一國內，且於聯合國會商中能爲中國之利益發言，此乃　蔣主席對新中國所作之主要貢獻之一。　蔣主席爲求

達成此一至高目標，會隨時採取必要行動，甚至引起其同志及反對者之誤解而不惜。而共產黨對其唯國家最後統一是求之決心尤表憎恨。此一最後統一亦不一定將產生高度之中央集權主義，蓋在國土遼闊之中國，地方自治必時受國人之重視也。但在憲法規定中央政府職權之範圍以內，政府之決議應能生效，並約束一切地方當局。 蔣主席見及中國如不能建立政令通行全國之政府，卽不能履踐聯合國理事會常任理事之責任。 蔣主席追求之目標捨此無他。今日 蔣主席已無日本侵略威脅之患，渠可能對彼目光集中於經濟建設之需要，而於較大之中國統一問題之展望方面，不若渠高瞻遠矚之人士作若干暫時之讓步；並可能予以機會，使彼等得以其本身之方式對全國復興任務有所貢獻。英國人民對中國各方面人士於此偉大任務中有效合作之目前良好展望，將尤感欣慰。英國人民於戰時曾明顯表明其對中國人民之熱誠友誼，以及願見中國成爲強大統一國家之希望。

（曼哲斯特衞報）——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

共黨與土匪搗亂華北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專電】曼哲斯特衞報，今日發表長文評論華北局勢曰：「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已歷九年，今乃互相殘殺，豈非人類愚蠢之大悲劇，中國今日之危機起源於政府與共產黨雙方於日本投降後競佔重要地帶，或認爲 蔣主席禁止共黨收割勝利之

美果，未免有失寬大之道，然試問共黨一旦佔據各重要城市後，必將接收日軍之武器與配備，而作永久之計，又將如何；國民政府與延安之所以不能成立協議，乃共黨堅欲控制華北大部區域與維持大軍二十師一點所致。 蔣主席之基本方針為建立一中央政府下之統一中國，故不願對共黨作上述條件之讓步，至於華北當前之混亂局面，有一半乃共黨，多未必為真正之共黨，而為各地之土匪乘機搗亂， 蔣主席係代表中央政府，無中央政府即不能成為一強國。

中共志在分割中國

（霍華德系報紙）——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央社紐約三十一日專電】斯克利浦斯霍華德系報紙政治記者穆爾（曾在渝任赫爾利大使軍事助理數月）頃就中國情勢再發表專論，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雖堅決表示願望中國基於民主基礎團結統一，然其真正目標為分割中國，中國共產黨竟於進行團結協商時，繼續全力爭奪地盤，故其所謂盼望團結，有無誠意，實堪懷疑。

共黨應負內戰之責

（紐約太陽報）——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央社紐約三十一日專電】共和黨報紙紐約太陽報依據目前事實，撰論批評中國

現局：對延安尤多指責，該報列舉不能忽略之若干基本事實稱：「整個世界承認蔣主席所領導之中國中央政府，解除日軍武裝，驅逐日軍出境，並恢復地方政府，乃被各國所承認之中央政府之職權所在。非正式政黨，不論其與敵搏戰如何頑強，統治其控制區如何有效，均無上述之職權，中國中央政府於延安代表共同發表之會談紀要中，承認缺點，並保證提供和平之方案。唯會談紀要發表未幾，卽已聞及砲聲，目前之事實，似足指陳在爭端經投票而不由槍彈解決前，不能保留原狀之責任，多半應由延安肩負，此一悲劇之任何事件，均足威脅世界之安定。」

中共不惜犧牲中國阻滯世界建設

（倫敦泰晤士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央社倫敦十二日專電】倫敦泰晤士報本日發表社論，坦白批評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動內戰之「侵略」行動。泰晤士報社論謂：「今日中國情勢，複雜危險」，對於當前情勢，毛澤東及其同志負有重大責任。該報簡略檢討共產黨部隊自其原有陝西，山西省之根據地移往綏遠河北及山東三省多數區域之情形後稱：「共產黨決利用當前情勢，擴充地盤，並故意佔取或破壞鐵路，以使本身與中央政府隔離，進而強化本身之力量。共產黨現所實行之政策，如不受理智之約束，則定將釀成內戰。共產黨亦將被視為侵略者。

聯合國戰勝，中國展望實極光明，如冒此內戰之危險，則誠屬可悲。中國如再經殘酷內戰之蹂躪，犧牲者將非僅中國。中國將因此而阻滯半個世界之整個建設過程。該報籲請本明智政治家之風度，以消除悲劇之威脅，並稱：中央政府現致力於實現其藉政治途徑與延安覓取協議之既經宣布的政策，最近且復建議，謂共產黨如不再破壞鐵路，即將尊重其目前所處之地位，避免內戰，有賴于每方所能接受之調協方案。重慶協商就一般原則所商之協議，似已接受共產黨所合理提出之一切要求，即被承認之政黨可公開爭取國人之支持，由法治代替國民黨之專政。共產黨本身解釋謂，其最近行動非係由野心驅使，而係自衛。然而在中國內地保留獨立軍隊及獨立治區，乃係挑釁行為。各大國所承認為代表中國全國之中央政府，如長久忍耐，其本身權力自將遭受嚴重影響。僅此一點考慮，中央政府所能表現之容忍亦必有限度，中國及與盟國之利益，一致要求共產黨應制止其所屬部隊指揮官員之侵略意圖，共產黨所持於新解放區域威脅及中央政府威信，並使本身立於另一平等政權地位之政策，對中國之進步乃嚴重之阻礙，並使數百萬無辜平民感受新痛苦。而共產黨猶稱，彼等對中國人民之利益固極關切也。

中共所為並非民主

（紐約時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社紐約二十三日專電】紐約時報本日以「對華政策」一題作社評如下：美國參

加此次大戰之近因實為亞洲。西非，歐洲美軍今正遍布東方各處，以清理此次戰爭。美國政府與人民宜透徹明瞭我軍所以開抵東方之理由，以及吾人須對東方所採取之政策。使所有美軍退出危險區，以避免可能危機一節，頗富誘惑性，而頑固之孤立派與其他黨人復同聲催促採取此項步驟，然檢討吾人之遠東政策之基本因素，原則及方法後，即知此舉將與吾人不惜作戰以求之一切如何相悖，且復如何無濟於事，而有危險。根據各強所簽署之日本投降條款，在華日軍應携其所有武器及配備向 蔣主席投降，然因共產黨變亂之故， 蔣主席遂未能順利執行其職務。美軍刻正加以襄助進行。渠等並非前往與共產軍作戰或參加中國內爭者，而係依據美國政府之義務以完成日軍之投降者。是以渠等執行此項職務時應得國內之諒解及支持。凡仍須畀予中國之援助，必仍應畀予國民政府，否則將破壞聯合國也。言念及此，吾人必須注意亞洲之其他西方一強國即蘇聯已於中蘇條約中申諾僅予國民政府道義及軍事之援助。中國國民政府現因尚未如吾人所盼望之完全民主化，然其所予之自由希望遠較中國之另一「政權」即中國共產黨所為者為大。國民政府不但申諾於長期之訓政時期後建立民主，且已開始向敵對黨表示民主。此為構成吾人之政策之原則且應切實考慮繼續以此為吾人政策之南針。

唯有中央政府能使中國強大

（美國俄勒岡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社二十八日合衆電】波特蘭之俄勒岡報稱「赫爾利之辭職，直率說明中國方面之情形發展未合理想，此點吾人已知，同時並指陳外國(包括美國)職業外交人，於中國進行之外交剝削，猶未終止，此事必須查究。吾人期望中國能獨自強大，此唯於有秩序之中央政府之領導下可能實現」。

肅清國務院中支持共黨的行動

(費城詢問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社費城二十八日合衆電】費城詢問社論中評及赫爾利稱：對於赫氏所提出之控訴各項，其眞相之調查，乃刻不容緩之事。國務院中如有少數官員或團體心懷叵測，有支持中國某一種主義之行動，則亟須加以肅清。